

中西醫療

十九世紀澳門的葡萄牙名醫 ——盧西奧·奧古斯丁·席爾瓦（Lúcio Augusto da Silva）

吳玉嫻 *

摘要 十九世紀中葉，為鞏固自身在海外殖民地的統治地位及利益，葡萄牙政府重新審視海外殖民地的醫療發展，着手培養精英醫療人才派往殖民地發展當地醫療事業。盧西奧·奧古斯丁·席爾瓦（Lúcio Augusto da Silva）在葡萄牙政府的安排下於1860年赴任澳門衛生局局長，在澳門工作二十餘年，一方面大力推動澳門近代醫療衛生事業的轉型與發展，包括建立衛生防疫制度、醫療機構改革等；另一方面作為“殖民工具”，他也積極參與調查澳門社會，為澳葡政府殖民統治鋪路，成為澳門近代醫療衛生發展史上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

關鍵詞 澳門；醫療；衛生；調查；殖民

澳門開埠三百餘年來，醫療事業發展伴隨着社會的發展變遷，經歷了“宗教化”“去宗教化”以及“近代化”轉型發展的過程。進入十九世紀，隨着世界範圍內醫學科學的發展，澳門的醫療事業也亟待轉型發展。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盧西奧·奧古斯丁·席爾瓦（Lúcio Augusto da Silva，下文簡稱席爾瓦）醫生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打開一頁新的篇章。

一、澳門醫療發展概況

“當我到達澳門時，這座被稱為上帝之名的城市，只有少數的葡萄牙居民及幾個當地基督徒家庭，……我一到達（1568年）就開設了兩所醫院，接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病者。我也同時建立了一個慈善機構，……”¹ 1568年隨着澳門第一任主教賈尼勞神父的到來，澳門貧民醫院、麻風病院相繼成立。澳門開埠早期，“醫療”與“宗教”密不可分，對於病人的治療手段更多是護理、照顧以及一些宗教儀式的安慰。

但這並非全部，澳門社會也存在着一些有效的治療機構。當時澳門社會醫療從業人員大概有四類，第一類是《仁慈堂章程》中提及的、代表仁慈堂管理醫院的天主教教士；² 第二類是準備進入內地，在澳門短暫逗留的、通醫術的西醫傳教士，如鄧玉函（Johann Schreck）神父等；³ 第三類是聖保祿學院的藥師，如1625年寫信給主教的無名氏醫師；⁴ 第四類是聖方濟各會的精通醫術的修士、神父，如安哆呢（Antonio de la Concepcion）、艾腦爵（Blas García）等。⁵ 天主教傳教士往往在歐洲受過高等教育，屬於社會的精英人群，特別是聖保祿學院的藥師，不僅掌握着先進的配藥技術，還有利用耶穌會在全球勢力的便利從世界各地蒐集來的藥方。⁶ 這樣的資源優勢，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成為當時最具“科學性”的醫療執業群體，也是澳門社會早期醫療發展的重要部分。

宗教人士成為澳門醫療發展主力的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七世紀末期。從十八世紀開始至十九世紀中期，澳門醫療事業的宗教外衣漸漸褪去，政府管治能力開始增強，逐步插手澳門醫療事業。從1721年開始，澳葡政府開始嘗

* 吳玉嫻，澳門城市大學葡語國家研究院助理教授。

試用政府資金聘請“政府醫生”，為公務員及澳門社會服務。根據檔案記載，從1723年到1850年先後被記錄在案的，在澳門政府任職的有資質的醫生共有34位，根據簽訂的合同，這些醫生都必須擁有葡萄牙國王授予或者歐洲承認的行醫執照。可以說，澳門醫療發展就已經“去宗教化”，走入世俗社會。

與此同時，醫療機構也開始翻新改革。最早的貧民醫院被設立在仁慈堂內，但是到1731年貧民醫院就已經從仁慈堂中剝離出來，搬到了水坑尾城門附近，並在1747年進行了翻新修葺。至今這一工程奠基石仍在，上書“此仁慈堂醫院由路易士·科艾略 (Luís Coelho) 主席於1747年下令修建”。⁷ 從此時起，貧民醫院被稱為“市民醫院”，澳門世俗公共醫療機構自此開始逐步發展。

十八世紀下半葉，隨着耶穌會被宣佈為非法並被取締，加上清朝厲行禁教後方濟各會停止輸送精通醫術的修士來華，宗教人士徹底離開澳門的醫療市場，澳門醫療也徹底脫下了這件“宗教外衣”。此前官方曾出資聘請“政府醫生”，但受到全球醫療資源短缺的影響，且澳葡政府受制於葡萄牙果阿政權⁸等，令其意識到本土醫療人才培養的重要性。1815年，澳門總督眉額帶歷 (Miguel de Arriaga Brumda Silveira) 與聖若瑟學院院長商定，安排兩個中國男孩先在聖若瑟學院學習語言，然後送到葡萄牙科英布拉接受醫藥教育，以便為澳門市民服務，所有的費用由澳葡政府承擔。⁹ 由此可見，當時的澳門醫療隊伍開始呈現出多元發展的趨勢，澳門醫療事業迎來“近代化”的轉型發展。

二、作為“澳門近代醫療事業的奠基人”

為了鞏固自身在海外殖民地的統治地位及利益，從1833年開始，葡萄牙政府開始重新審視海外殖民地的醫療發展，出台了《1835—1843年海外領地的醫療衛生體系規劃》，其中規定必須為一級海外殖民地派遣少數精英醫藥

教職人員，發展當地醫學教育。規劃中，海外殖民地被分為四等：一等為維德角和莫桑比克，二等為安哥拉和印度果阿，三等為聖多美和澳門，四等為索羅島和帝汶。一、二等的海外屬地分別向三等和四等的派遣一名專職醫療醫生等。¹⁰

根據檔案資料顯示，1844年澳葡政府醫療事業被要求按照葡萄牙海外殖民地醫療系統的規劃進行重組，醫療服務須納入市政服務之內，並強制要求政府承擔市民的醫療工作；當年的12月，澳葡政府又被進一步要求只有主治內科醫生和外科醫生才能擔任衛生局局長，且他們亦受海外殖民地管轄條例的約束。¹¹ 在這樣的背景下，澳門衛生局正式成立，葡文為“O Serviço de Saúde”。席爾瓦也在取得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在葡萄牙政府的安排下被派往遠東，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

席爾瓦出生於果阿，是歐洲人後裔，1841年在當地農業商會和葡萄牙財政部的資助下前往里斯本學習醫學。1842年9月，他先到科英布拉學習醫學，但沒多久就轉到里斯本醫學院外科學院學習，後於1851年畢業，並在布魯塞爾大學完成了博士學位的學習。畢業後，他被任命為安哥拉衛生部外科醫生，1854年被任命為安哥拉政府主治醫生。後因為葡萄牙另一非洲殖民地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Província de S. Tomé e Príncipe) 缺乏外科醫生，1857年被派往該地服務。¹² 1860年6月4日，席爾瓦被任命為澳門主治醫生、澳門衛生局局長。

他上任後不久，澳門就出現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霍亂疫情，這也成為他在澳門的職業生涯的一大挑戰。1862年8月22日上午，席爾瓦醫生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前往聖拉法爾醫院救治一位黑人婦女，她當時嘔吐腹瀉不止。在很短的時間內，黑人婦女就過世了。通過解剖，席爾瓦醫生確信該婦女死於流行性霍亂。“我們確信該婦女死於霍亂，但因為沒有直接觀察到這個疾病的發展進程，我們對這個可能是特殊的病例保持着謹慎態度，沒有與別人交流，並小心監控着這個城市的疾病發生狀況，直至

中西醫療

三天後。”¹³ 8月26日，黑人女人的鄰居再次以同樣的症狀入院且在幾個小時後去世。席爾瓦醫生發表聲明，確定流行性霍亂已經在澳門北部的一些地區傳播開來。這一場霍亂導致了包括葡萄牙籍人士及華人在內的393人感染，其中94人死亡。¹⁴

為避免流行病在澳門進一步擴散，席爾瓦醫生採取了多項措施，展開了澳門第一場由政府介入主導的公共防疫工作。首先，席爾瓦醫生要求政府各相關部門，包括聖拉法爾醫院、軍人醫院要每天登記及通報因腹瀉入院的病人信息（包括人數、病情、基本狀況），並且在警察局的協助下，通知中醫也需要每日進行疫情情況登記並呈報。正因為建立了登記通報機制，這場流行病的染病數據及死亡率得以被全面客觀地記錄下來。¹⁵

其次，席爾瓦醫生在澳門全城推廣用氯水和硝酸的方法進行消毒。氯水是指拌了氯的石灰水。在醫院、軍營和公共監獄，衛生局醫生向大家演示如何利用硝酸和漂白水進行消毒。對於醫院，所有患有霍亂的病人都必須在隔離室進行治療，病人衣服在清洗前要先進行消毒。¹⁶ 席爾瓦甚至建議，治療過大部分病人的軍人醫院必須重新粉刷，甚至完全摧毀。相信也正因為如此，席爾瓦醫生在此後積極推動軍人醫院的搬遷及重建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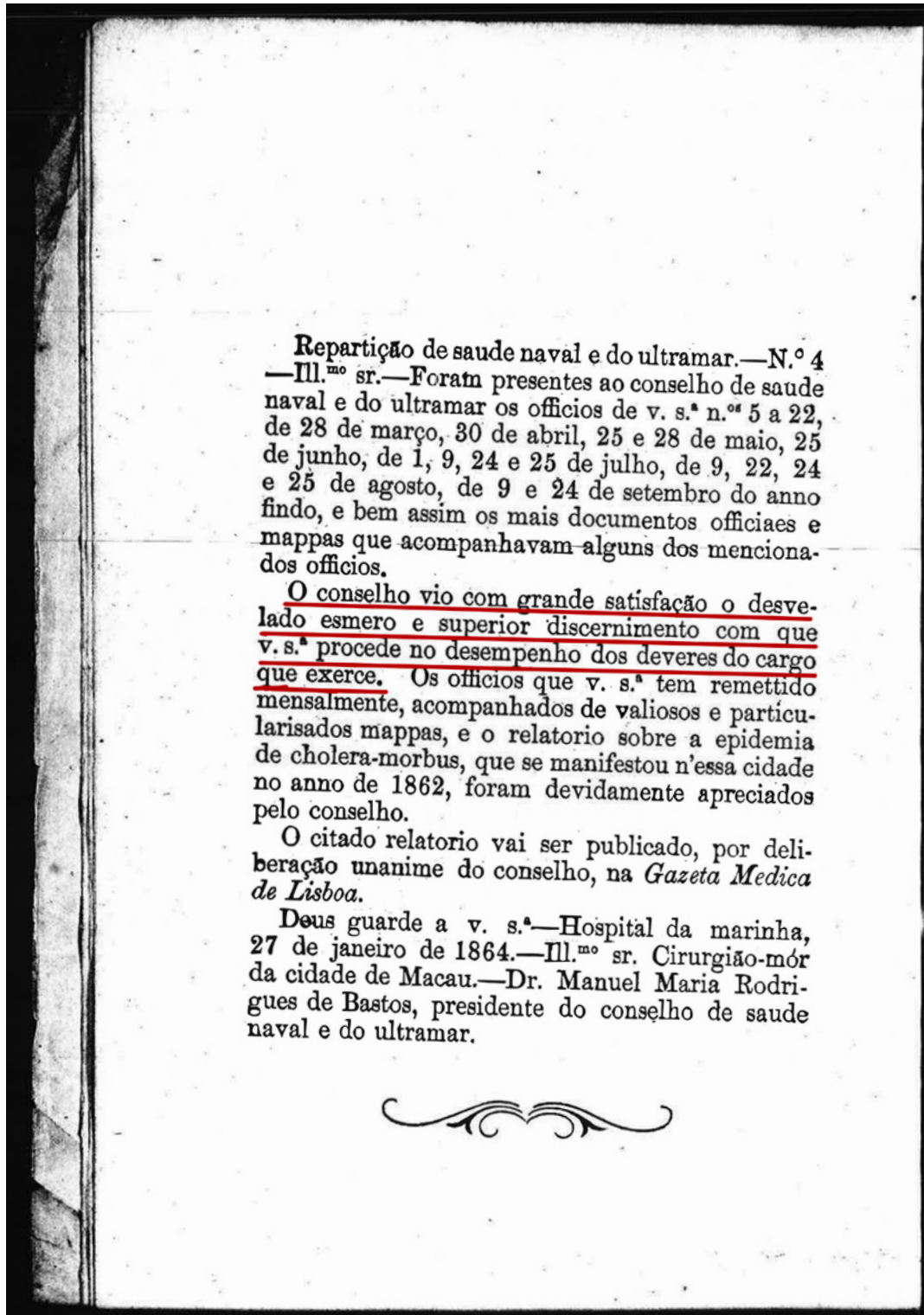
針對感染霍亂出現的症狀，席爾瓦醫生也提出了較“先進”的治療方案。針對腹瀉，衛生局提出“憑藉含有西德納姆鴉片酞液體的口服液治療腹瀉，這種藥水含有拉檀根提取物、鴉片酞、嗎啡醋酸漿液，樹膠漿液以及澱粉灌腸劑等”。這種治療方法能夠有效地止瀉，席爾瓦醫生另外針對噁心嘔吐、抽筋都有相應的處理辦法。¹⁷ 儘管從目前的醫理來看，這些治療方法毫無醫學根據，但在全世界都對霍亂束手無策的十九世紀中葉¹⁸，這已經是西醫中較為先進的治療方案了。

1862年抗疫工作結束後，席爾瓦醫生根

據自己的經驗完成了《關於1862年澳門流行性霍亂的報告》，獲得葡萄牙衛生總局的高度評價。“衛生總局很滿意並高度評價了先生在職期間的表現。先生每月遞交的公文和詳細且有價值的附件圖表，以及1862年澳門流行性霍亂報告，都受到總局的讚賞與肯定。”¹⁹ 該報告被全文刊登在1864年《里斯本醫學報》上，並於1883年在澳門印務局出版。

另一方面，席爾瓦醫生開始着手澳門公共衛生的建設。1875年，席爾瓦醫生親手制定並頒佈了《澳門、帝汶省衛生服務一般條例》，全文分為13章，共256條，是其在醫療衛生領域浸淫數十年後針對醫療機構發展、醫療從業隊伍制定的管理規定。1883年，時任澳門總督若澤·阿維拉（José Maria Lobo d'Avila）提到該條例時稱：“作為本省的衛生服務一般條例，它無論是醫療人員義務，還是醫療標準都清楚明確，且對士兵和普通市民都一視同仁。因此經本人提交的關於本省（澳門）的衛生相關條例獲得批准通過”。²⁰ 這份管理條例成為澳門醫療工作的執行準則。1866年，席爾瓦醫生又制定了《關於在澳門港的運載中國移民的船隻管理條例》，希望通過規範船隻的衛生環境來降低苦力貿易所帶來的危害。這則條例刊登在1866年12月17日的《澳門政府憲報》上，²¹ 對於當時深陷國際社會有關苦力貿易輿論漩渦中的澳門起到了一定的鎮痛效果。

此外，席爾瓦醫生在掌管聖拉法爾醫院期間，還致力於推進醫院改革，包括門診制度的建立。門診是現代醫院最基本的管理制度，十九世紀澳門的醫院尚未形成完善的門診制度，西式傳統醫生一般提供上門服務，即所謂的“家庭醫生”，這使得醫生與醫院的聯繫並不緊密。但是隨着醫學發展，醫院逐漸向醫療培訓開放，這種臨床醫學的逐步建立、醫療手段增多，使得家庭醫生逐步被醫院門診醫療制度所取代。為規範門診醫療服務，席爾瓦醫生為門診醫生配置辦公桌、醫生白色制服和手術設備等配套設施，進一步將醫生坐班制度規範化。²²



Repartição de saúde naval e do ultramar.—N.º 4
—Ill.º sr.—Foram presentes ao conselho de saúde naval e do ultramar os officios de v. s.ª n.ºs 5 a 22, de 28 de março, 30 de abril, 25 e 28 de maio, 25 de junho, de 1, 9, 24 e 25 de julho, de 9, 22, 24 e 25 de agosto, de 9 e 24 de setembro do anno findo, e bem assim os mais documentos officiaes e mappas que acompanhavam alguns dos mencionados officios.

O conselho vio com grande satisfação o desvelado esmero e superior discernimento com que v. s.ª procede no desempenho dos deveres do cargo que exerce. Os officios que v. s.ª tem remettido mensalmente, acompanhados de valiosos e particularizados mappas, e o 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que se manifestou n'essa cidade no anno de 1862, foram devidamente apreciados pelo conselho.

O citado relatorio vai ser publicado, por deliberação unanime do conselho, na *Gazeta Medica de Lisboa*.

Deus guarde a v. s.ª.—Hospital da marinha, 27 de janeiro de 1864.—Ill.º sr. Cirurgião-mór da cidade de Macau.—Dr. Manuel Maria Rodrigues de Bastos, presidente do conselho de saúde naval e do ultramar.

圖 1. 1862 年報告中葡萄牙衛生總局給予席爾瓦工作的肯定 (圖片來源：澳門公共圖書館藏，作者攝製。)

中西醫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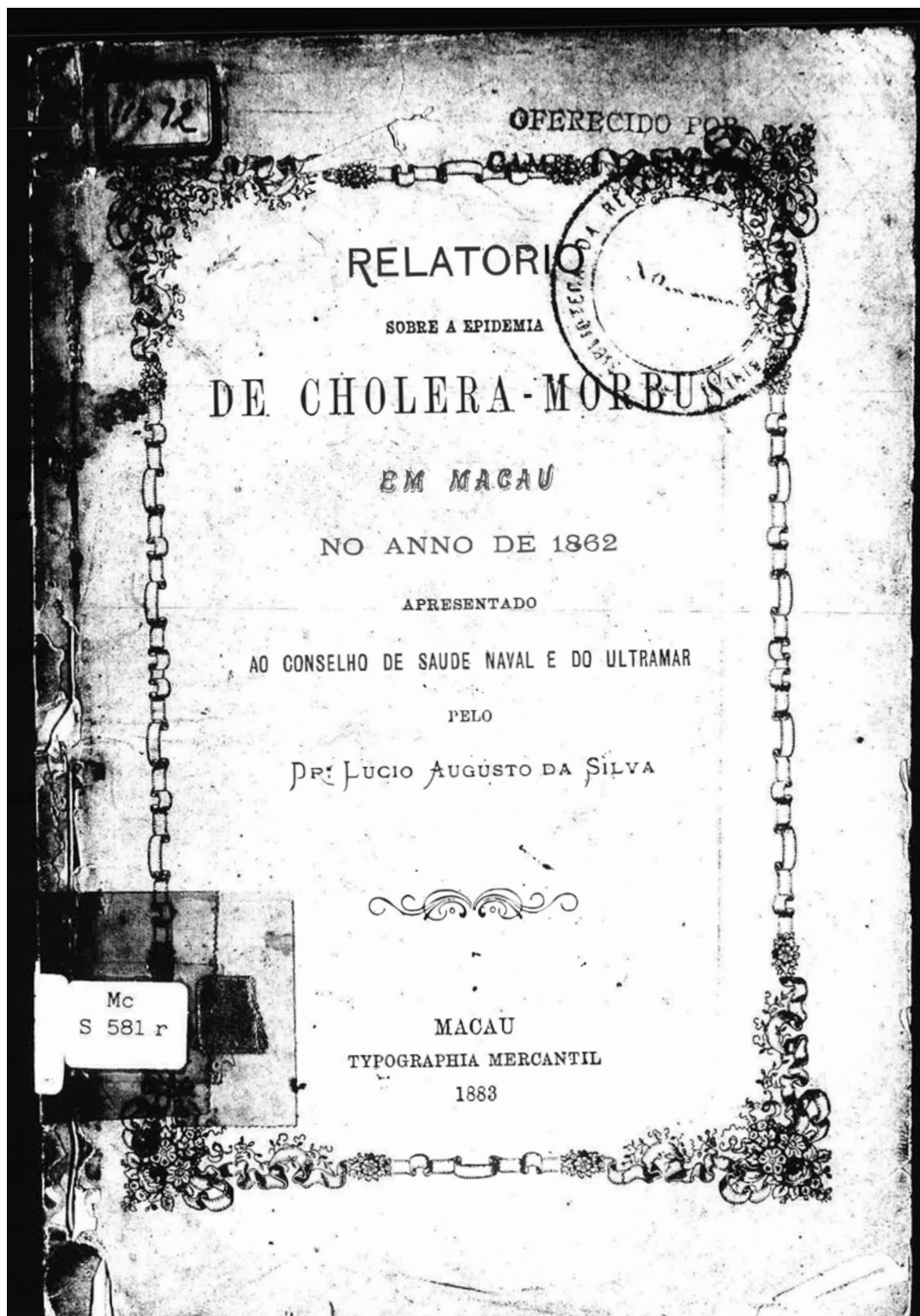


圖 2. 席爾瓦醫生關於澳門流行病霍亂的報告（圖片來源：澳門公共圖書館藏，作者攝製。）

除了制度建設，席爾瓦醫生還將撰寫衛生報告確立成為衛生局必需的工作流程之一。其工作期間共撰寫了超過 15 份各種類型的工作報告，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 1861、1863 及 1864 年撰寫的衛生報告，它們除了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還全文刊登在《澳門政府憲報》上。這一做法甚至受到了醫療知名專家威廉博士（Dr. MGuilherme Pegado）的關注，他觀察了英國人在上海和寧波的醫療服務後說：“澳門每月將醫療服務賬單寄給海軍衛生及海外局，其中包括疾病分類地圖和軍人醫院的氣象觀測圖。海外局董事會主席看了報告後非常滿意，認為這項工作極有價值。”²³ 這也充分說明即便是在當時較為先進的西方國家，這樣嚴謹的工作流程也不多見。在其之後繼任的衛生局局長或多或少都遵循了這一工作原則，繼續撰寫衛生工作報告，記錄下澳門醫療衛生事

業發展歷程。

席爾瓦醫生同時也是一名科學工作者，在醫學科學發展仍然滯後的情況下，他也盡力踐行研究。他還在實際工作中總結並完成了多份治療藥方，包括治療跌打損傷的糕點、治療子宮出血的糕點（Bolo）、調理內臟的顆粒、阿膠（驢皮提取物）、針對霍亂的藥方等。其中，關於霍亂的治療方法在 1873 年的相關科學雜誌上被提及。²⁴ 由於席爾瓦醫生的勤奮與高產，他的著作作為葡萄牙的醫學著作參加了 1884 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殖民地成果國際展覽會。

席爾瓦醫生非常高產，目前找到的由他出版的個人報告或者著述就超過二十種，內容涉及澳門社會的人口、氣象、醫院、墓地、衛生等情況。筆者整理其現存著述後製成如下目錄表：²⁵

表一．席爾瓦醫生著述目錄

序號	書名
1	登革熱的兩個關鍵詞——1874 年澳門衛生報告
	Duas Palavras Sobre a Dengue (Relatorio Ácerca do Serviço de Suade de Macau, Respectivo ao Anno de 1874)
2	1879—1880 年仁伯爵軍人醫院醫療數據統計
	Estatísticas Medicas do Hospital Militar de Sam Januario, Referidas aos Anos de 1879 e 1880.
3	1879—1880 年仁慈堂屬下的聖拉法爾醫院醫療數據統計
	Estatísticas Medicas do Hospital de Sam Rafael, Pertencente á A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 Referidas aos Anos de 1879 e 1880.
4	1879—1880 年澳門死亡人數統計
	Estatísticas Necrologicas da Cidade de Macau, Referidas aos Anos de 1879 e 1880
5	仁伯爵軍人醫院建設工作備忘錄（作者：H. A. Dias de Carvalho）
	Memoria dos Trabalhos que se Empreenderam para a Edificação do Hospital Militar de Sam Januario, por H. A. Dias de Carvalho.
6	澳門港口隊長關於氣象的觀察和說明（作者：Demetrio Cinatti）
	Nota sobre os Instrumentos e Observações Meteorologicas da Capitania do Porto de Macau (Manuscripto), por Demetrio Cinatti.
7	1874 年 1 月 9 日至 1875 年 9 月 15 日來自炮艦上的氣象觀測（作者：Carlos de Avellar Pereira）
	Observações Meteorologicas Deitas a Bordo da Canhoneira Tejo desde 9 de Janeiro de 1874 a 15 Setembro de 1875, por Carlos de Avellar Pereira.

中西醫療

8	1881 年 8 月 21 日至 1882 年 12 月 31 日澳門海港氣候觀察 (來自 Demetrio Cinatti) Observações Meteorologicas Feitas na Capitania do Porto de Macau, de 21 de Agosto de 1881 a 31 de Dezembro de 1882, por Demetrio Cinatti.
9	聖多美城市墓地基本管理條例 Principaes Condições dos Cemitérios com Aplicação ao Cemitério da Cidade de Sam Thomé
10	1878 年 12 月 31 日澳門人口普查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a Macau em 31 de Dezembro de 1878.
11	澳門妓女及妓院管理規定及相關訓令 Regulamento para as Meretrizes e Casas Toleradas de Macau, com a Portaria e o Relatório que Precedem
12	澳門及東帝汶衛生管理規定 Regulamento Geral do Serviço de Saude da Provincia de Macau e Timor
13	澳門聖美基公共墓地管理規定 Regulamento do Cemiterio Publico de Macau Denominado de Sam Miguel
14	澳門華人醫院管理規定 (翻譯: 佩德羅·席爾瓦) Regulamento do Hospital Chines de Macau (Manuscripto), Traduzido por Pedro Nolasco da Silva.
15	1862 年關於流行性疾病霍亂的報告 Relato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16	1862、1863 及 1864 年關於澳門衛生服務的報告 Relatorio Ácerca do Serviço de Saúde de Macau, Respectivo aos anos de 1862, 1863 e 1864
17	1865、1866 及 1867 年關於澳門衛生服務的報告 Relatorio Ácerca do Serviço de Saúde de Macau, Respectivo aos anos de 1865, 1866 e 1867
18	1868 年關於澳門衛生服務的報告 Relatorio Ácerca do Serviço de Saúde de Macau, Respectivo ao ano de 1868
19	1869 年關於澳門衛生服務的報告 Relatorio Ácerca do Serviço de Saúde de Macau, Respectivo ao ano de 1869
20	1870 年關於澳門衛生服務的報告 Relatorio Ácerca do Serviço de Saúde de Macau, Respectivo ao ano de 1870
21	澳門仁慈堂及其醫院的報告 Relatorio Acerca de 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 de Macau e do Seu Hospital
22	光緒七年鏡湖醫院的報告及相關管理規定 Relatorio do Hospital Chinez de Macau, do ano 7.º de Kuang-su(1881) Precedido do Regulamento do Mesmo Hospital

三、作為“殖民統治的工具”

從十九世紀殖民國家的經驗來看，為了避免與當地原住民之間產生激烈的衝突，殖民勢力往往會通過其他手段來隱蔽地獲取控制權。醫療，就是這種具有隱蔽性的殖民手段之一。在過去的醫療史研究當中，往往會強調當地社會對抗疾病的過程，這種研究將殖民者的醫療改革行為置於道德高地，甚至冠以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說法，而在此過程中殖民地人民卻往往被污蔑為“骯髒”和“無知”。即便是今日，殖民時期醫療建設也被刻意強調成為殖民統治中具有正面意義的惠及群眾的行為。

一般來說，澳門被殖民的歷史是從1847年亞馬留總督強行推行殖民統治開始算起。在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為葡萄牙殖民管治的一部分，有着不同於其他行業的殖民特殊性。與其說是澳葡政府通過醫療衛生事業來推行殖民統治，不如說，澳葡政府需要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來證明其是一個現代先進的資本主義政權。也就是說，殖民地醫療衛生事業的建設成為殖民宗主國西方先進文明的自我建構的一部分。1867年，衛生局局長席爾瓦向葡印果阿政府提出重建軍人醫院：“現在的軍人醫院與澳門作為葡萄牙殖民地的地位非常不般配。將上帝之博愛傳達給病人，是醫院的首要目的，但是科學技術也是不可以忽視的，這代表着葡萄牙這個民族的榮譽，因為這座城市經常有外國人過來參觀。因此，強烈呼籲重建澳門軍人醫院。”²⁶ 殖民地醫院建設關係到葡萄牙民族的榮譽，澳門的醫療衛生狀況不再是澳門城市自己的事情，而是關係到葡萄牙民族利益的大事。

開展殖民統治，首先必須對當地地理環境、天氣狀況和風土人情有深入的了解。葡萄牙人雖然早已寓居澳門，但是與澳門華人社群處於隔離狀態。對於澳門社會進行深入調查成為澳葡政府推行殖民統治的第一步。醫生一般都擁有科學訓練的經歷，掌握科學的研究方法，且熟悉撰寫科學報告，因此他們開始充當“社會調查員”，展開推行殖民統治第一步工作。席

爾瓦醫生就最早充當了這樣的角色。在一共54頁的《關於1862年流行性霍亂的報告》中，前25頁主要考察了澳門的地理風土情況和華人生活習慣。雖然這份報告的標題是關於一份流行性疾病的報告，但是其中一半的內容都是關於澳門社會的調查，調查內容涉及到澳門的人口、環境、城市佈局、華人生活習慣等。這些資訊都為進一步推行殖民統治打下基礎。《里斯本醫學報》評論作品時說：“作品顯示其醫學上和管理上的重要性。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在其他的殖民地上並沒有產生類似的作品。這份作品真實地反應了我們對殖民地管理的不完善，但也真實地表現了我們的領導需要聽取正確的意見，對症下藥，更好地治理殖民地。”²⁷ 此後，席爾瓦醫生完成了多份關於澳門社會的報告，包括人口普查、氣象觀察等。甚至由於他本人工作繁重，還曾經向葡印總督提出：“很有必要為澳門和帝汶省多派幾名醫生。他們並不需要負擔過多的醫療工作，而是對動物、花草、礦物等當地資源作調查，因為這是海外省醫生的職責。”²⁸

由於醫療工作者受過專業科學訓練，往往成為殖民統治中的先行者。他們不僅是為後來殖民者的生存環境而調查，更是通過調查為殖民政府提供工作方向和政策依據。在席爾瓦醫生撰寫有關澳門的調查報告後，澳葡政府開始對華人街區進行整頓，並且針對華人的生活習慣制定了《華人風俗習慣法典》²⁹。

席爾瓦醫生也是澳門公共衛生建設的積極參與及推動者。1883年，澳門成立“城市物質改善委員會”，委員會主席是澳門總督康斯坦丁諾·布里托，衛生局局長席爾瓦作為首席成員，還有工務局局長萊昂西奧·西格爾（Leoncio Alfredo Ferreira）、統計局局長（Miguel Ayres da Silva）等。³⁰ 該委員會致力於澳門城市衛生的建設，在澳門早期的城市公共衛生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委員會於1883年提交了《澳門城市物質改善報告》³¹。這份報告主要分為12個方面：（1）街道的寬度和建築物的高度；

中西醫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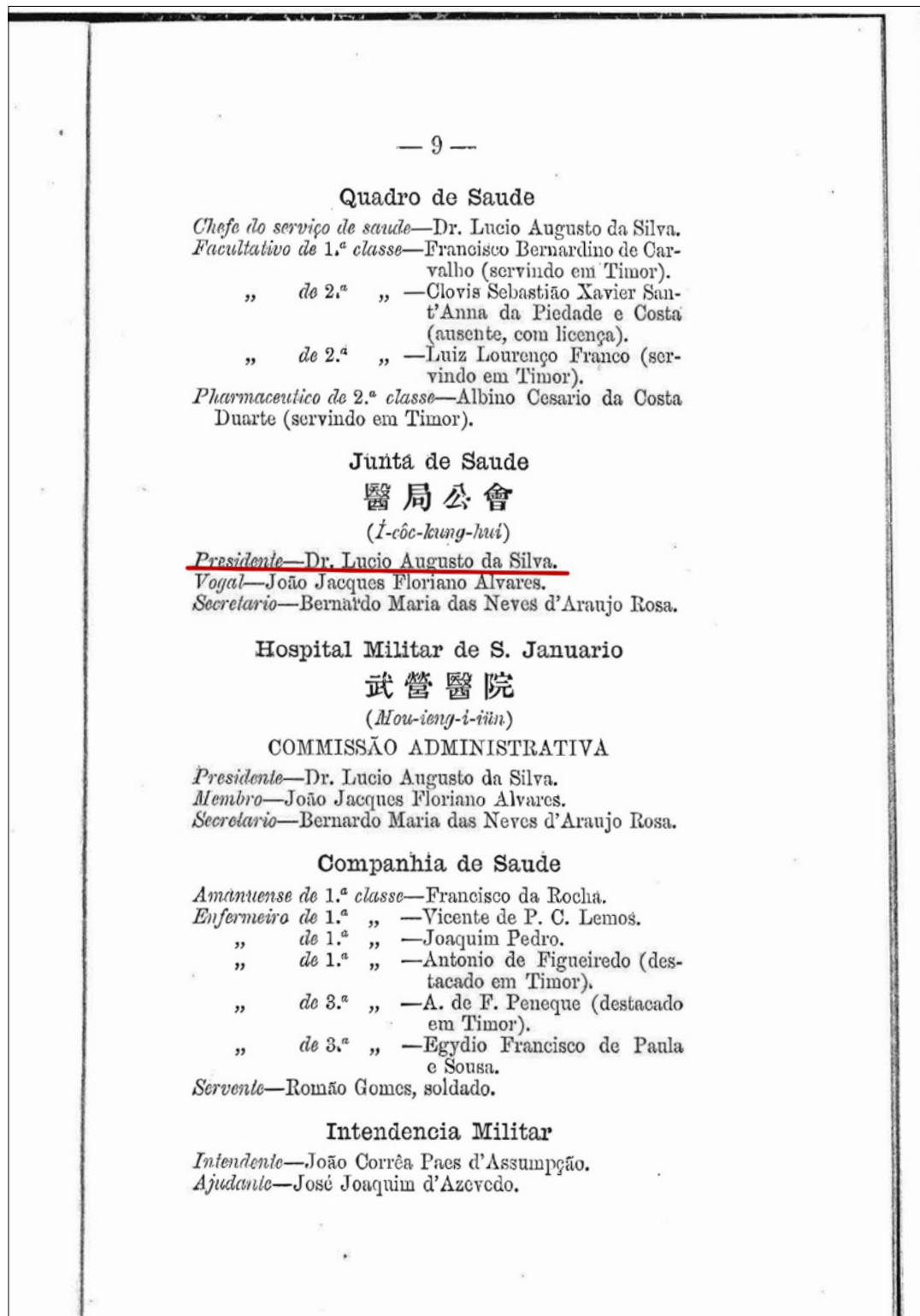


圖 3. 1879 年《澳門指南》上刊登的澳門衛生局人員架構，席爾瓦醫生擔任局長（圖片來源：澳門公共圖書館藏，作者攝製。）

(2) 清除糞便、鋪設管道、建造廁所；(3) 供水；(4) 不衛生的街區；(5) 市場；(6) 屠宰場；(7) 監獄；(8) 其他不衛生的場所；(9) 清除垃圾；(10) 居住條件的擁擠及房屋內部的衛生；(11) 城外地區的衛生條件；(12) 綠化。“澳門未來改善的重要的第一步，即根據現在的澳門城市詳細平面圖，刻不容緩地制定未來城市的總體規劃。……委員會認為，不容置疑，一切出發點都是為了澳門城市的改善。首先制定城市的總體規劃，這是以後一切行動的基礎。”³²這份法令是澳門日後發展的設計規劃，是澳葡當局日後推行殖民統治需要繼續完成的工作，澳葡政府對澳門的殖民管治也上升到“全面規劃、主動出擊”的新局面。

席爾瓦醫生不僅僅是一名醫生，在政治領域也經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如席爾瓦醫生曾經作為外交專員涉足政治事務。1878年1月，席爾瓦醫生曾隨澳門總督、海軍中校科雷亞·施利華 (Carlos Eugénio Correia da Silva)，作為外交專員前往暹羅。1879年8月，又隨同科雷亞·施利華總督，作為外交專員前往廣東。³³鑑於席爾瓦醫生對澳門醫療事業的巨大貢獻，他於1884年被召回里斯本接受葡王授予的陸軍上校職銜。1906年1月31日，席爾瓦醫生在里斯本過世。

四、結語

席爾瓦醫生在澳門任職超過24年，主導了澳門近代醫療事業的轉型與發展。期間，他作為衛生局局長，主導了澳門的防疫抗疫工作；推動澳門醫療衛生制度建設，制定了數十種條例或報告；推動澳門公共醫療機構的建設，仁伯爵醫院、鏡湖醫院就是在其任職期間建成並投入使用的。作為殖民統治者，他主導了澳門社會的多項調查，包括人口調查、氣候及地理環境的調查等。他還積極參與推動澳門城市公共衛生建設，最後憑藉自己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卓著功勳進入政治領域繼續發展。這一切的確與其成長背景與個人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席爾瓦出生於果阿普通家庭，由於表現出眾被葡

萄牙帝國政府挑選為資助對象並開始學習醫學，他也在學成以後勤懇工作。這從他每年的工作匯報以及得到的嘉獎就能看出來。對於澳門醫療發展來說，席爾瓦醫生是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重要人物。但是這些成就僅僅是因為他個人足夠努力麼？

從時代發展的背景來說，席爾瓦醫生的出現並非偶然現象，他是十九世紀全球對外擴張及殖民浪潮以後，葡萄牙殖民事業發展下的產物，是葡萄牙帝國開始推行殖民政策的背景下培養出來的“殖民統治工具”。這樣的契機和角色也天然註定了席爾瓦醫生在澳門醫療事業建設方面的戰略定位。為推動葡萄牙殖民統治的“落地”，完成葡萄牙作為殖民宗主國西方先進文明的自我建構，可以說席爾瓦醫生的成功既是其個人的努力，也是時代造就的。

值得注意的是，與其他殖民者一樣，席爾瓦醫生對於華人的生活習慣，從來都不吝貶損，但卻絕不全盤否定。面對醫學問題，他仍然保持科學的精神。在抗擊霍亂的過程中，他批評中醫的疫病數據延遲，“為甚麼中國人的死亡率與患病率並沒有實際看到那麼高？這正如預期的那樣，（因為中醫）缺少對醫學知識以及對真理、對科學的熱愛”。他沒有像其他殖民者那樣，直接與民族性聯繫在一起去貶低華人。甚至他在治療中也會採取中醫的治療方法，“有的時候我們會使用中國人常用的一種小藥丸，這種藥丸的成分我們會進行進一步分析。不太嚴重的病人在這樣的治療下就可以康復了。其他人也可以通過這種藥物減緩症狀。”³⁴這是席爾瓦醫生作為“科學工作者”與“殖民者”雙重角色時候所展現出來的“科學至上”的可貴態度。

202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澳門特區政府以從容的態度應對，交出了一份不錯的答卷。這與澳門歷史上近代醫療發展時期建立的完善嚴謹的制度及工作流程有一定關係。席爾瓦醫生為澳門近代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值得在澳門的近代史

中西醫療

中擁有自己的名字。

附：本文係 2018 年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學術研究獎學金”《十九世紀澳門醫療衛生發展與城市治理》前期研究成果。

註釋：

1. Manuel Teixeira, *Dom. Melchior Carneiro, Fundador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Macau: Comissão Executiva das Comemorações do IV Centenario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1969, p. 108;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240.
2. Leonor Diaz de Seabral, *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Séculos XVI a XIX, Compromisso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da 1627*, Macau: Universidade de Macau, 2011, pp. 453–455.
3. 孫靜遠譯：《鄧玉函，一個德國科學家、傳教士》，《國際漢學》2012 年第 22 卷，第 65 頁。
4.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enic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50, pp. 28–33.
5. 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 1579—1732》，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225–230 頁。
6.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p. 5–9.
7. José Can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enica (Panorama Médico-Social)*,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50, p. 151.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25.
8. 澳葡政府聘請“政府醫生”需要得到葡萄牙果阿政權的審批同意，並由他們進行推薦。
9. Manuel Teixeira, *Miguel de Arriaga*,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56, pp. 39–40.
10.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Apointamentos sobre a Organização do Serviço de Saúde das Provincia Ultramarinas*, Lisboa, Typographia da Via Sousa Neves, 1890, pp. 13–21.
11.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172.
12. P. J. Peregrino da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Sião, Molucas, Japão, Cochinchina, Pequim, Macau*, Bastorá: Tipografia Rangel, 1948, p. 180.
13.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 pp. 27–28.
14.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 pp. 48–50.
15.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 p. 27.
16.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 pp. 44–46.
17.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 pp. 44–45.
18. 參見毛利霞：《從隔離病人到治理環境：十九世紀英國霍亂防治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年。在本書中第 52 頁稱英國人早期對於霍亂的治療方法為“五花八門”。
19.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em Macau no anno de 1862*, Macau: Typographia Mercantil, 1883, p. 2.
20.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192.
21. *Boletim do Governo de Macau*, 17 de Dezembro de 1866, p. 208.
22.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193.
23.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192.
24.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197.
25.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p. 193–194.
26. *Boletim de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4 de Novembro de 1870, p. 193.
27.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no ano de 1862",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3, p. 6.
28.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do Serviço de Saúde Publica na Cidade de Macau Relativo ao anno de 1882",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3, p. 197.

29.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41-49頁。
30.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5 de Janeiro de 1884, pp. 5-6.
31. 田渝翻譯：《澳門城市物質改善報告》，《澳門近代城市法規條例工程報告彙編》，澳門：澳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5頁。
32. "Relatório da Comissão Encarregada Estudar os Melhoramentos Materiais da Cidade de Macau", *Boletim da Província da Macau e Timor*, 5 de Janeiro de 1884, no. 1, pp. 2-6.
33.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 III,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192.
34. Lúcio Augusto da Silva, "Relatório sobre a Epidemia de Cholera-Morbus no ano de 1862", *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3, p. 45.